



惊魂赤血剑

过江龙 著

惊 刺

下

过江龙 著

哈尔滨出版社

(黑) 新登字 12 号

责任编辑: 李小林

封面设计: 李欣

惊魂赤血剑

过江龙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新路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32 开本 27 印张 500, 00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册

ISBN7-80557-543-6/I·115

上、中、下 (三册) 定价:12.90 元

二十六

珍珠似的泪水自艾惠玫美丽的大眼睛里簌簌的滴下，他仰着头，唇角在不住抽搐，任泪水流淌，她仍旧哽咽着说下去虽然：“我以为我不会再得到你了，我好恨、好悔，但虽然那么不争气，我忘不了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憎恨我。可是，不管你对我怎么想，我一定要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多么想你，多么舍不得离开你，或者你会因此而更鄙视我，更嫌弃我，但我总算说了，日后，不论我要嫁人，我这一辈子心愿已了，我已别无他求……”

微张着嘴，两眼发直，仇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么？是实在的么？这些话会是从一个美艳、慧黠、一代百毒门首脑的口中说出？而这个女孩子在片刻之前，还与自己是仇人，她说的是确实的么？是坦白的么？着然，又是谁给了她如此惊人的胆量？又是一种什么不能明言的巨大力量拉下了少女的骄傲，矜持和含蓄？老天，这是多么大落差，多么强烈的震撼啊！简直令人不敢仰视，不敢面对……

自出世以来，他经过的风险危难太多了，在鲜血的进溅里，在刀光的纵午中，在发自人们肺腑的惨号与生命恐怖的终结里，从来都未使他象目前这般惊骇和失措过。他几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一时之间，脑子里混沌沌的、空荡荡的，象似拥塞了太多的东西，又似一片空白……

艾惠玫的话声悠然而止，向一抹流云冉冉飘入天际，渺渺忽忽的不知所终。她带着一双含泪的眼睛，带着满面浸染在波光中的祈盼与焦急，默默的注视着仇恨，那神情，令人颤抖。

艾惠玫哀伤的道：“你为何不说话？是我说的太多，还是你不愿回答？”

仇恨打了个寒颤，如梦初醒。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舌头上婉如打了个结道：“艾姑娘……呃！我，我……呃！我们才认识几天……其实，不过是一面之缘，我并不象你形容中那么完美，呃！我非常平庸，而且，俗不可耐哩……”

艾惠玫一扬头，道：“这不是问题，将来我们有的是时间去相互了解，况且，我相信在这段日子来已经大概看清楚你了！”

仇恨润润唇，有些胆怯的道：“你别急，不过，我已经结过婚，两房妻室与我情感十分深厚，而且，已有了爱的结晶，这样，也委屈了你，如果我们谈到这

些，这样做，会对不起她们……”

艾惠玫毫不畏缩的看着他，目光如火，道：“我要嫁给你，只要你要我，我不在乎什么名分，为奴为婢，我心甘情愿，我答应为你做一切你所希望我做的事，我会爱你一辈子，永远不变，至于你妻室那方面，我会求你，求她们容纳我……而且，你义父或许会替我缓解，我已让他老人家回扬州去了，同时还派小萍去伺候。”

仇恨词穷了怯了怯嘴，“啊”了两声，艾惠玫紧紧地道：“你还有什么困难？”

仇恨十分难堪的搓搓手，嘴巴张了好几次，满脸窘迫之色，他胀红着脸，喃喃的道：“艾姑娘……我……我实在是……”

艾惠玫大眼睛一瞪，道：“仇恨，我们就事论事，你不要推三阻四，绕着圈子说话，现在，你还有什么苦衷？”

仇恨搓着手，呐呐不能出言，艾惠玫急得泪光滢滢地道：“我是‘百毒门’的首脑，一人之下，万万人以上，也是一个未出阁的少女，我都不怕羞涩，把心中所有的话都告诉你，你身为堂堂七尺的男子汉，又是武林中的豪杰，你还有什么不能言，不敢说的呢？”

仇恨一张面孔越来越红，犹豫了片刻，道：“你……你，你不要太凶……”

艾惠玫摇摇头，冷静地道：“我一点也不凶，我清醒得很，就是因为我太清醒了，我才会这样委屈求全，这么低声下气……”

她顿了顿，咬着牙道：“这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你在在我心中，我爱你，仅此而已。”

仇恨呆了好一会才嗫嚅地说道：“但……但你是这么美，这么傲，地位又是如此显赫，你大可以找到一个才貌双全的如意郎君，真正可以和你匹配的……”

艾惠玫极其古怪的盯视着仇恨，良久，静静地道：“事实上我不会再去这样做，是不？你很清楚的，当我决定了，我便不会改变，而且，不后悔！”

说到这里，艾惠玫用手抚抚微见散乱的鬓发。这个小小的动作，却显得特别的妩媚俏丽。她舐舐咀，又道：“我可以离开‘百毒门’放弃宫主的地位，和你一同回扬州那个家，去见那两位姐姐，假如她们不愿，我可以祈求她们，哀恳她们，人心总不是铁铸的？”

仇恨搓搓手，苦笑道：“这样对你太委屈了……”

艾惠玫“哼”了一声，道：“我都不在乎，我想，你也应该回归了。”

仇恨有些眩感的闭上眼睛，低沉的道：“但你对‘百毒门’怎么处置呢？”

艾惠玫平静的道：“那就是我的事了”。

盯了一会，她又道：“现在，你该没有困难了吧？”

仇恨喃喃的道：“我只是觉得太突然，太突然了……在这段极短的时间以前，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这种发展，这不象是真的……”

艾惠玫低低地道：“但这是真的，而且，对我来说它并不突然，它已经酝酿很久很久了，自见到你我的心湖就开始决溃，就象奔放的洪流。在我心中，你的形象十分熟悉，十分亲切，犹如我们相识已久，犹如我们在千百年已彼此想属，在赌棚初次见你，我就有这种感觉，它令我震撼，使我几乎不能自制……”

忽然，她又抬起头来，悠悠地道：“你答应了？”

仇恨期期艾艾的道：“我认为，你该再考虑考虑……”艾惠玫冷冷道：“问题不在我，而在你！”

心腔在剧烈的跳动着，冷汗滴滴，仇恨呐呐地道：“让我先了解一个时期，行么？”

艾惠玫踏上一步，面对着面，道：“我只问你答不答应？我老实告诉你，你要放明白点，我已将尊严与人格摆在你面前，你就要收它入你心，否则，你用脚践踏于地，那样，我死也无憾！”

仇恨浑身一机伶，脱口道：“你千万别如此……”

艾惠玫冷静地道：“你答应不答应？”

仇恨叹了口气，低下头说道：“我，我答应……”

艾惠玫全力猛烈的一抖，长长呻吟了一声，瘫痪似的忽然倒地，仇恨慌忙将她抱起，焦急地道：“你怎

么了？艾姑娘，那里不舒服？你的脸好苍白……”

星眸微睁，喘息吁吁，那一张美艳的面孔略带一股凄迷得令人痛心的幽怨，她半启朱唇，疲乏的道：“我好……我好累……象走了千万里路忽然躺上柔软床……又犹如突然搬掉肩头上沉重的超负荷，很疲倦，但却心明神逸……”

仇恨关切地道：“可要到榻上歇息会儿？”

艾惠玫摇摇头，舒适的闭上了眼，道：“不，我就要你这样抱我，我觉得好平静，好安全，我好象一只暴风中躲进港湾的小船……”

她悠悠地，又道：“好象我们十分接近，没有丝毫距离，象是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已是这么亲切而熟悉了，是吗？仇哥哥！”

仇恨点点头，道：“我有种遇觉……”

艾惠玫温柔地道：“你说。”

仇恨有些赧然，悄悄的道：“我觉得……好奇妙……太奇妙了……”

深情地笑了，艾惠玫满足的依偎在仇恨的怀里，翠绿色的氤氲缓缓向他们色圈，向他们笼罩，而翠绿色闪泛着隐隐的喜悦与安详，有如一片朦胧的雾，这雾，使人沉醉的雾……

夜长，人却难熬啊！

“临风阁”名其所，是一处爽洁明敞，又带着几分飘逸韵味的地方，建筑的格局也显得特别的古模雄浑，线条简单而有力，稚微中含蕴着突出的拙实感。

它是用松木原干架起来的一座正方形楼阁，分上下两层，下层只用合抱的四根粗大木柱为支撑，没有隔间及墙壁，四周平垂肩宽长阔大的垂膝。光洁润滑的地板紫褐透亮，却仅有四张腿矮几似的椅子并排中间，一列特大特宽的原木楼梯展上层，楼阁之上，也与地下一样简洁明净，只是地下铺了锦毯，矮几改成八角檀木镶嵌云石面的高桌而已。在这里，可以看见绵亘迤丽的景色一角。

仇恨抵达‘临风阁’的时候，早已有四人在座，各占一张腿矮几似的椅子。

第一位是一位老妇人，这位妇人约点五十出头的年纪。浓密却微显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的却是一根五寸长的蛇形黑木簪。她的面庞清瘦而白析，生着一双女人少见的纯黑剑眉，丹凤眼，略挺的鼻梁，一张两边嘴角微微下垂的嘴唇。穿着一袭纯白钝着金丝边的衣裙。双手空空，安详的交提胸前。形态雍容，气度高雅，然而却有一种摄有魂魄的威仪。

第二位是年约六旬左右的老人，身材雄伟高大，穿着灰绿绣金边长袍。年岁五十出头，面如满月，浓

眉，凤眼，通天鼻，四方嘴，额下蓄着一把灰苍的长髯。整个形态中，流露出一股无可言喻的威、沉猛与雍容之气，婉似一座撑天的巨石。

第三位与第四位是仇恨熟悉的人，前者是可扎钦汉，后者是冯奇。

老妇人开始仔细地端详仇恨。每看一次，神色便缓和一分；到后来，简直已带上笑容了。她缓慢地说道：“仇恨，你过来坐下。”

仇恨谢了坐，坐得很端庄。老妇人笑了，道：“仇恨，我先替你引见一下。”

首先，她自我介绍道：“我叫申无痕，昔年有个‘铁拐仙娘’的绰号，如今大家都叫我‘铁拐婆婆’。”

指着第二位花甲老人道：“他是我的老伴，姓展名伯彦，终年独寒江垂钓，因此，武林中人送他一个‘寒江钓叟’的绰号。”

接着，又指着第三位、第四位道：“这两位就不必我多费唇舌了，你们原是旧识。”

仇恨没有打岔，是一种倾耳聆听的模样。

申无痕似是稍稍理了一下思绪，接着说道：“惠玫这孩子是我侄女，也是个私生女。她的母亲，早年和我是非常要好的姐妹。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当然也有着一般少女的憧憬与幻想，那真是一段做梦的日子……后来，惠玫的母亲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一个相当

英俊出色的男人……至少，表面是如此。他们由相识而相恋，好得不得了。惠玫的母亲也和许多痴情的少女一样，终于奉献出她的贞操。可憾又可恨的是，这个男人对于她，并不似她对这个男人那般的真心真意。等到惠玫的母亲有了身孕，尚在编织着另一个美梦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不告而别，从此音信俱无，遗弃了惠玫的母亲，以后还未降临人世的惠玫……”

仇恨道：“典型的负情故事。前辈，亘古以来，这样的错误从来未曾休止。在天涯海角的每一隅都循环反复地蒙生。值得惋叹的是，当局者往往沉迷不悟，待到猛肖回头，却已悲恨铸成，无以为补了……”

申无痕点着头，道：“正是如此。惠玫的母亲使也走上了大多数受害者所循环的道路——自杀。她是服毒而死的，由我去收的尸。我永远忘不了她那付惨状。这证明她在临死前是受了多大的痛苦。那时，惠玫才刚满周岁，在一个奶娘怀中。见到我，便咧嘴憨笑。可怜的孩子，尚不知小小年纪已失双亲，更何从明白人间世上这般辛酸与险恶呢？”

仇恨道：“那个男人，实在可恨！”

申无痕道：“是可恨……我是接到这位小义妹派去人送来的绝命信之后，亦才知晓一切的。当我专程赴去，则除了叹尸入殓，任何什么忙也帮不上了。对于死去的人，我无力为助；但对活着的人，我却多少能

以发挥作用。小惠玫的将来自然由我承担。那个负心汉，我也饶他不过。就在惠玫母亲死后的第三个月，那负心汉便被我夫妇缀上圈住，却算他命大，只留下一条右臂，仍被他豁出命逃逸……”

仇恨道：“前辈是如何找看那人的？”

申无痕恨声道：“这小子遗弃惠玫母女之后，独个儿潜到边塞山城去逍遥快活。他有名有姓，且属同道中人，因此不肯安分，要找他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恨只恨比我小上七岁的义妹，事先羞于向我透露，否则，尽可挽回悲剧，迫使负心人。那样，便不会有后来这么多的凄惨了……”

仇恨道：“前辈怎会跟‘百毒门’拉上关系呢？”

申无痕道：“这一点，我稍后会告诉你。这个负心汉名叫司马长风，乃是司马长雄的嫡亲胞弟。司马长雄的身份你已清楚，用不着我在述。就在我夫妇追杀司马长风后的第二年，可扎钦汉和冯奇联追上门，要替司马长风报仇。我们激战了三天三夜，彼此却未能分出胜负。好汉惜好汉，不打不相交，我们终于结成了很好的朋友，从此两人经常是我家座上客……”

申无痕顿了顿，又道：“惠玫七岁那年，司马长雄押着司马长风至这里负荆请罪，忏悔一切，并愿抚养惠玫，老身感于玫儿幼失双亲，成为无父孤儿，今其父亲愿改过，自然不能阻挠其骨肉团聚。于是，让其

所请，让他带走。扎钦汉和冯奇自原前往充任监护，若发现司马长风对玫儿略有虐待，即将他带回中原。于是，玫儿也就拜在老可扎膝下作义女……”

说到这里，申无痕突然长叹一声，道：“真是狼子野心！就在玫儿十五岁那年，司马长风领着玫儿回来了；同行有老可扎和冯奇，还有司马长雄，老身见玫儿长成，自然是欢喜莫名，接纳了他们。浪子回头金不换，司马长风虽然遗弃了我那义妹，但他总算天良未昧，能抚育遗孤成人，也差堪告慰在天之灵。谁知竟不是那么回事！不久，他们在午餐里面参了‘七绝去功散’，使我夫妇、老可扎、冯奇武功全失，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逼我们交出武功，进而占据了这块土地，作为‘百毒门’的总坛，捧玫儿登上门主宝座，蚕食武林各大门派，幸好，玫儿秉承了好母亲那份效原，曲意维护我们四老安全。不久，他们先后解去可扎钦汉和冯奇的毒，并胁迫他们替‘百毒门’卖命。老友情笃，为了我夫妇的安全，他们便以玫儿的护卫身份踏入江湖，替他们开疆拓土。金陵失利，他们才知道最大的强敌不是武林各大门派，而是你。所以，才设计将你俘虏以除后患。其实，玫儿早以恢复我夫妇武功还原，只是司马老贼解药珍藏秘密，也是事情凑巧，近日才让玫儿找到，不但解除了我夫妇身上的毒，也同时救了你，这便是我们的一段恩恩怨怨！”

申无痕一口气说完这段内情，便开始仔细的端详仇恨，笑了笑，说道：“你喜欢玫儿吗？”

仇恨咽了口唾沫，硬着头皮道：“喜欢。”

申无痕点点头又道：“你会待她好一辈子？”

仇恨舐舐唇，低沉的道：“如若能以结合，夫妻之间自当相敬互爱终生。”

申无痕满意的笑笑，接着道：“假若你能娶我家玫儿，你可不能欺侮她，否则，老妇势必与你誓不两立。”

仇恨道：“在下明白。”

沉思了一会，申无痕又一一问明了仇恨的家世、出生、籍贯等等。未了，他颌首道：“你这孩子还不错，我相信你该是可靠、可信的……”

她顿了顿，微带伤感地道：“我老伴今年六十一岁，我也满五十了。我两口子一生最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生下一男半女，玫儿虽非我生，但我们待她胜似亲生，我们把她交给你，望你善待于她。她从小失母，性情难免有些偏激，日后也许会使她小性子，也盼你看在我四个老人家的分上莫与她计较。不一定似我们一样这般眼皮上供看，嘴里含着，只要你不欺侮她，我四老也就心安了……”

拾翠楼上。

倚着一排巧致的朱阁，而朱阁圈筑在一个小小的

平台上，仇恨目光深沉的凝注远天浮云。如今正是黄昏，云朵儿有如棉絮，又象烟霭，那么层层卷卷地簇拥着，重叠着，团团的，一条条的。浅嫣的晚霞便将它化着些儿暗紫的，含着些儿时的色彩，淡淡浓浓的涂抹在这些云朵儿上面，于是，极西处映着说不出悲凉味儿，没来理由给人们心头上也蒙上一丝丝的怅惘与迷茫。

这真有些奇妙。仇恨怔怔的回忆。就在昨天以前，他与她尚是仇家大敌。他是她的俘虏。就那一夜的工夫，冤家变成了亲家，俘虏变做了座上客。不管这种能变是在一种什么情形下所铸成，不管自己愿不愿意，但却已成为事实了。到现在，仇恨还有些茫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艾惠玫。他只明白在化解了一场干戈之后，他已不再憎嫌她，讨厌她。但爱呢？谈到爱，却似乎仍然差上那么一截。尤其是，他自从勉强允诺了这场婚事之后，心中老是纠缠着一种愧疚的感觉。这感觉悠悠忽忽的，却是那么根深蒂固，那么牢不可破。他晓得，这是因为魏苇和雪儿而起。不可言的，他爱两位娇妻，三人的情感已经融为一体了，这应该已成定局了。但突然发生的这件事却好生令人困扰，令人难堪，又令人无奈，他决不会辜负魏苇和雪儿，又待如何去向她们解释呢？

艾惠玫是一个美丽而又娇艳的女孩子，又有显赫

的事业为背景，几位武林前辈的霸才支撑，无论那一方来说，也是草莽男儿、江湖好汉追逐向往的对象，但她独独在那种特定的情形下看上自己。若是光凭外在的容貌风情来解释这道理，未免大过浮浅，但这总是已经成为实在的事。想来想去，只能说是一个“缘”字了，不知多少年之前，那段丝线约莫已系在他们彼此的足踝上，这或是那白胡子的月下老人在恶作剧，或者……

轻轻柔柔地，一个软软的声音在唤仇恨：“想什么？”

仇恨如梦初醒，侧过脸来，唔，是艾惠玫。她仍旧是一袭纱雾似的翠绿衣裙，云发高挽，一支翡翠凤钗斜插发间，两串珠坠在耳下轻轻摇晃，显得她的容貌越发美艳绝伦、清莹无双，好一个人间仙子。

仇恨吁了一口气，低沉的道：“你真美……”

艾惠玫带着羞涩的一笑，轻轻垂下头项，低柔地道：“怕比不上那两位姐姐……”

仇恨有些窘迫的搓搓手，苦笑道：“那里，你们是同样清秀娴慧，只是我太粗俗了。”

艾惠玫抬起头来，睁着秋水似的双瞳凝注着仇恨。好一阵，她悠悠的，却又略显激动地道：“为何如此说？你多好，多诚，这一生除了你，我不会再看上第二个人，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并不太长……”